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九

康熙二年癸卯八十歲　　後學汞年戢汝霖　武陟王階　校訂

九世孫搢敬　十世孫淦　十一世孫鼎　編輯

正月

初一日

昧爽晉以敬天地祭畢率子若孫以拜先祠

初二日

張湛虛先生雲巖堂文集序　予庚寅移家新安張湛虛司空遺一札云讀上與湛虛司馬當世完人道予心識之迄通從求先生似君何若發端先一日己覩子微次子乘其子而稱其父先生一見歡

若平生述下榻齋嗣是而久不見瓢村僧一丘
瓢相繼先生與人極稱譽於人揚樂易諄對榻而
眠頻訪少蹟有愛于兄弟之間所不可告語者無
不可以告予也先生原本謐賓函稱其不齋先生
於予予藏不齋集亦見其稿觀先生於是輯存錄
其家忍君者先信友兩公之山房對時存謚于秋
吳不齋稿稱詩延民劉幹樂藏無出部鄰右者主
詩其詩謝近代之所稱雖少陵亦稱摩詰數錄有
所雜及發諸名公所亟稱先生者並稱之手篇諸
草與詩文刻書殊甚而未及其學術予識先生於

林居之日先生不以爲迂囿自漢儒而下以迄元明諸儒逐一商訂于書著宗傳錄先生亦嘗有手評爲大旨不以口耳爲學而以身行爲學見于兩人之所以有合于此乎晚年讀易先生出其所著易詮相示多從白文會悟神理故其所自得獨深詣易非自得徒踐跡求象數求意比擬揣度無能從四聖人開生機究妙用乎先生晉謁時一錄王于摘輯諸儒語錄集近聞人語精粹爲一編身領粹事未幾而先生病矣嗟夫豈與思者人所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予謂三不朽總

錄於好學非好學而六言六蔽矣多功底非矣多言焉歸矣先生立朝風節維世非功脩技詩文雖一不從學問中蘊積而出宜乎精識明法得天壤而不敝經百世而常新丑予甲辰遊里已得易註序庚戌之冬秋俶君又合先生已刻未刻集約百餘卷來問序其言曰先君子晚年知其無加先生不得頌稱而復請也予辱知先生稍祥未敢以國藉蓋先生學問所得習江湖海兩貴公序述之外鮮有窺其後者予爾不敢以自外也

初三日

晨起沐浴率子君孫焚香以拜先祠

初四日

豫山堂講語　保汝舒過豫山堂訓之曰爲學有一大公案非徒恃空談也君嘗讀易見乾坤六子只一大人家乾坤是老夫婦六子是小夫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不獨是說家人一卦正是說乾坤六子一部易經皆乾坤六子之事也如今學者誰無老少誰無父子兄弟夫婦所以講學者正要盡這人家教法這人家須盡這人家的道理家庭日用間時時

省察若於分有未盡處即眞實去盡若於和有未至處即眞實去和然後所講所說都有着落不然家庭日用處不照管卻別去說精說一將精一放在何處豈不都是閒話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當下具在只須認出認得當下便頭頭是道至精至一都在這裏若不認得當下則全體俱失更講甚學古之聖人亦不過只是認得當下不肯錯過耳試看孔子生民未有賢於堯舜不至巳乎然鄉黨一篇何一非日用飲食之事與我輩今日之當下有何差別只有一段天命流行便是聖人子貢曰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百官欲求孔子之門孔子之門在何處只令我輩日用出入之門便是孔子之門欲求孔子之家孔子之家在何處只令我輩日用居處之家便是孔子之家孔子之門便是乾坤六子之門孔子之家便是乾坤六子之家學孔子在此學易亦在此此之謂實學

初五日

諭諸子諸姪若孫曰余今五十年矣始識一貧字止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明其味諸子諸姪諸孫各勉之

初六日

兒輩同榻茅屋蝸牀十五年羣兒俱壯我獨煢煢形神相對雖夜悲可想羲皇太古前

初七日

象山堂講語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千載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此語果信得及否試就諸子証之傳今遠人天竺番人構斯范邈人瑞四處龍寨人相去五七千里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有不同此五倫者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有不同此四端者乎聖人人倫之至有必爲

聖人之志者只就此四端擴而充之則塗之人可以爲禹人皆可以爲堯舜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二三子果信得及只就指下一點不昧之良心便可立地証聖孔孟定非欺人語也

初八日

寄馮玉衡　歲前奉遞籍之令廢官解任者歸籍留屬立户者歸籍爲禍首遂一時衙門諸公盡皆星散弟已戒期欲行府縣謂弟不在廢官之例有文請留適湯撫老通衙亦遺字於諸上官弟從此以燕人而成豫籍矣念夏季一區十五年來添六孫

一曾孫昨初七之日從蒙師者五世之祖陰於先生者深且厚矣清夜自思當何以報稱此明德也翁今年不頭八十賴天之靈心思未迷敝以耳目聰明氣血不足[illegible]屢衆觸耶邇來欲就正者數種無副本乏[illegible]今命望兒構斯搨稿請教望先生一訂之[illegible]閒見不如增[illegible]別久思深面晤難期寄懷小詩仍親書之詩與字似勿論見吾兩人交非泛泛也

初九日

寄瓜詩觀　安邑非難治吾兒負吏才今既數月矣

規模章程定有可觀令祖生平恨不作令親民易
行其德兄能施實德於安邑其尤於祖也不益多
乎其鄉先達曹貞老道系儒宗於令祖為學氣交
後人不知何如有文集本為覓一部僕歲前奉臨
籍之令已束裝待行府縣中文請留令可以不行
矣然歸心已動欲一展墓不知能去否

初十日

讀陽明傳習錄　陽明云蘇秦張儀都從良知上所
勘得十分玲瓏所以策發功舉惜乎其不正用耳
王亮之謂只此一語便知良知是用世之書非僅

儘正性命之書矣夫用世與正性命豈有二惟正用則為聖賢為豪傑不正用則英雄而鄰於姦雄矣此處全在學力致知正所以防其不正使歸於正也不正非專言詐正非專言誠就執濠一節論之宸濠定謀南昌一克星馳金陵蹈襲燕勳苟幾硜硜之信無權宜用變之術兩都辟係噬臍曷及此蓋初不昧之良質之天地鬼神正相符契以陽詐亦誠也以蘇張出之誠亦詐也其發源自別耳

古人有言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伏羲文周孔而始成易虞夏商周而始成書故知立論者非後人論前人書而聞後人自著書之道也有卦豈豈容無彖有彖豈容無爻有爻豈容無象辭即如本義程傳皆萬不可少非本義程傳豈足盡易之蘊易者天地日新不已之運任令後之學者勤心以攻之終無有窮將自以為登峯造極無復有可加之地者皆自滿假者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主令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於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

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淯有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臯夔伊呂顏曾思孟豈有議爲眞學眞士合并爲一如陽明者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鄙言豈佞

十三日

元宵　涉園歲歲度元宵一夕春融萬慮銷苦樂世緣挑得破華山頂上亦逍遙

十四日

登樓觀燈田水部招遊　同人聯袂坐登樓無限燈光面面收樂與民同今是古乾坤元氣借君舒

十五日

語劉震之　昔吾友匡廬師初讀傳習錄而悅之謂聖人爲必可爲因成大儒此書人讀者少則讀此書者必其有悅於心者也震之十餘年小友忽錄陽明傳習錄一則爲贄而北面焉其有得於陽明也深矣此事眞如飲食渴飲最爲關切而舉世夢夢震之既有悅於此他日之成就可知不能驟取信於鄉里願先從家庭子弟做起學術之明昧斯文之興廢吾友之衣鉢行將望之君矣勉之勉之

十六日

李擁千索書　擁千英英偉器不問而知爲賢王孫念予尊人奉歸籍之令暫爾言旋其將徵於予一日不知其幾回腸也予之眷懷於父母自不言而喻予今日惟體親心閉戶讀書爲人爲子悅親順親正在此時予曰無友不如己者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此是第一吃緊事少年識力未定易於習非試看益者三友是如何損者三友是如何從善之難百難於從不善況於一暴十寒予卽聰慧萬不敵此熱鬧人提命不移不到此處入說道德出悅紛華此是賢者一流人今求一入說道

德者實未見其人敢望其不悅紛華乎老夫婆心
况子爲吾家桃李且與子之尊人交善何忍不爲
一言以告教之

十七日

問陽明揭良知爲宗而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
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
物又若合心意知物四者併揭何也曰四句中前
兩句無著手處著手在知善知惡知善便要爲善
知惡便要去惡故一致知盡之矣

十八日

陽明在贛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陽明曰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至與諸生相對亟較無少增損此即諸生之所以報也興歸而飲微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翁信筆草而輒無異藏水曲肱

十九日

寄懷蘇環中　一望烟雲欲待還北園亭畔鶴滿溪松鬱未長先成易余嘗題其書齋曰讀易瑣闥當開緣愛山老去交遊餘幾輩古來趣尚合誰班聞君近日詩筒滿載酒何時一扣關

二十日

裴晉公曰破河北賊易破朝中朋黨難王文成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心中賊滅斷破無能克己之盡則能奏廓清之功顏曾諸大賢周程諸大儒皆無愧焉至同寅協恭和衷之雅恐唐虞三代後難再見此景象此全在大有為之君深於學術明知學之大臣佐之或可庶幾也

二十一日

孔子表章六經猶欲假年學易故通體是易孟子願學孔子者也雖不言易而深於易漢以下賢而詩

書舒而春秋魯而論語廉而孟子皆所稱讀書有得者也而先帝已識陛下豈容再誤其於論語也何居焉亦論語廣亦中庸晏亦周易竅亦春秋其世何世其人何人恐未必有當也陸象山讀孟子直接孟子之傳可謂善讀孟子程子曰未讀論語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陽明手錄大學古本謂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此之謂善讀大學

二十二日

王君佐游林慮輸將入大騩口占贈之 爾賀元凝

背囿知樂在山與雲隨止宿偕鶴自飛還世網應
無著塵心已盡捐何時非道方咫尺是元關

二十三日

春秋時已無王孔子因霸臣王故於五霸之興皆進
而書之君稱爵大夫稱字如大管仲之功許不伸
之交伯玉子産皆以君子之道歸之道法同所以
孔子猶有三月之功戰國時已無霸孟子扶王抑
霸故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子誠齊
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治法異所以孟子終無
一日之遇後此儒者發明三代禮樂尊奉孔孟之

傳陽明習錄來講去只是霸術何也頃文說仁說義說禮說信便是霸術若是親王令人出而不知那有許多好看名目照耀處正是如此此間發的然亦是如此

二十四日

日仁兩舉陽明甚久問講敢早哉於學問頭腦處看理會的親切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此六件工夫見爲六則六見爲一則一還有人單甚

明善一則謂說禮說意說性說心說惟一更皆

實踐惟自領此身何覺實在謂從明善入無不可

謂明善有進於五件則又失之矣果於諸件茫然

實踐豈有能明善者乎

二十五日

自廣狹人凡具片長尺善者皆不能免才具愈高而

此病愈甚更難以之論帝王真人趣沙漠之語豈

與元王元臣諸書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業漢唐宋

二十六日

三王之長而無其短其識超千古全在知學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悅樂不慍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左右逢其源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子然此非可襲取而僞爲之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悅樂不慍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左右逢源須本深造隨取隨足常用常裕不取不足不用不裕索影於形之外求響於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

二十七日

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次欲何等事方不惑於他歧夫子所謂自志學而

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流無方易無體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大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箇境地

二十八日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二十九日

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箇境閒心齋便是羲皇以上

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於衣食境固不閒心何能靜富貴人擾擾於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靜素富貴人一旦而或失意爭其功權境似閒矣而此心之紛擾益甚愈求靜而愈不得靜此非真貧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為閒心非以無事為靜實能行所無事而已正所以為難耳

二月

初一日

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矣初不識吾也乃今恍然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

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刻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

吾之蹤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竊各從其所好焉耳

夢驚　每從夢寐得驚覺設道生平不自欺欲識真元相會意須清夜子丑分時

答毛會侯　聞臺驗已發覲尚左此良晤悵望實深古人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於先生見之夫學未有不自淡者欲始元公主靜曰無欲淡之極也武侯一生事業亦自淡靜寧靜中來所謂內聖外王總是此件何意當此之時而有脫然於聲華勢利之外真實力學如先生其人者誠僕四十年僅見之

之大特秉燭之光復得明公發聵此生何幸所諭

韓魏公兩疏此眞盛舉雖老朽生不足數人聽聞

亦嘗具一稿請採擇也

又答　來教云生死禍福每一念及不能不介胸中

總由道力未堅又理事之餘閒欲讀詩讀書之暇

即欲與素友接膝快談而此間絕無可語者遂不

免鬱鬱終日更不能如人閉戶危坐想亦因歸田

之根未除緣此具見公近裏著己之功不作將就

背認謂道生死禍福四字道力自堅臨事念盡斷

不敢輕以此身試不測嘗觀孔孟進退義以斷

世之治亂爲一身之仕止早於生死關頭勘得破
念得定方能脫然無入而不自得光景實實從學能
點綴而已矣固知公之不能不介介於胸中也理
事之餘自欲讀書正是仕優而學陽明講學即在
途上學既入官則藏書理事亦不可作歧觀也則
無豪友快談而尚友於世從直古人便是陶鑄今
人昔孫曰仁兮邪爾從俗絕不知學曰仁爲之鼓
講與起今蘇風尚有存者閉戶危坐意在習靜程
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然從古無離動之靜華
卓百齡無異鑑水尚許靜固靜動亦靜也有得於

靜者躁動不得厭動亦不得無事自然閒適耶
自然整暇又何必介介於胸中而鬱鬱乎終日哉
我輩相會爲難一番質寄又以使乎臨路不能盡
言故再報此

初二日

問孔子四友謂子張爲前有輝後有光曾子何以曰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曰此處正可想見仁正
可想見張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仁也三月不違之外果達藝概不敢許克伐怨欲
不行亦不敢許而敢以許張哉仁與元運同體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體仁之功不覩不聞空空乎發
越之過正於聞淡之體覺有消遣無爲仁成難
之矣孟子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張也非猶在
光輝病乏篤實耳夫子一日問顏淵一日師也過
問曾子之意要知堂堂與閒閒侃侃行行俱是經
陶鑄中來
龍抬頭口號　俗傳此日龍抬頭猶恐龍眠尚未休
欲乘風雲雖得便澄潭深處且藏修
初三日
人有言學問要看歷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新

局也又有言下棋千盤來後一着謂此着爲一生
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着終得好從前可掩
論矣生平雖多可述此着稍得不好從前之數亦
可無論矣微乎危乎可咨一息不慎乎

初四日

先聖先賢爲傳道而著述六經四書道已揭日月於
中天矣後之儒者其聰明知識不[illegible]加於前聖
前賢之外豈不一切可省徼而竟有務與精愈
精者各在傳聲附響之人既不明於經書之旨而
又未窺前後幾大儒其協大道惡者之害心遂横

肆詆毀程朱，學陸王之學，但不[illegible][illegible]屬尊且有詆思孟爲小覺者，此異欲明道[illegible][illegible]亂道耶。折衷羣言，斷當以經書爲主，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同而異異而同非可信。蓋有謬於經書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之所謂鄉愿而賊德者也。

初五日

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所當思，慮所當慮，則思慮省矣。不容不講，不容不說，但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省矣。不容不是，不容不非，但是不必於己，非不必於人，則是非[illegible]省矣。

初六日

病不論大小寒熱虛實各有原委藥一誤投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人參藥中之最良者也用以療火症其有濟乎張良無縛雞之力使之舉鼎拔山有退然而返耳愚嘗謂用人如用藥無不可治病之藥無不可辦事之人因材量能化工肖物是在國手

初七日

報李燮五　館在雲宿舍三日不晤便覺疏遠今別近二十年矣甯禁寤寐之思耶所恃彼已兩無愧省共在照臨之中各不虛擲此日故不必如艱虞

之常相聚舉僕八十歲所生不敢以秉燭之光自甘荒逸此所以報皇天以對祖已耳田華老來接手字知前刻告峻來中有可訂者願且不必出以示人但刷數冊付姪孫可也令郎學已有成拭目捷書不及再字

初八日

語日者　自有生民詭百年謾矜爲術可知前箇中正在人難測預識死生便索然

初九日

解人髮貪　回首燕雲十五春夏以來草色黏髹人鬢

華久逐東風去兩字平安獨有貧

初十日

傳令過宇言別爲此句送之　東粤兩廻豈浪遊飄飄萬里一孤舟而今指點經行處仁孝關心泪未收　十數年來倍苦辛天教勁烈出風塵歸家盡笑頭顱舊入眼應驚氣誼新

十一日

春分脩祀事　一年祀事首春分山下指泉山上雲老去此心無外慕護云不見與不聞

答蕖生二則　蕊舫蕖生謂年來所行之事多非本

心子詰之曰心與事不容離既非本心則心在何處一切作事未免苟且我謂今日正須從此處研究務令心爲事主事如其心有勢之所必不能行者自强行不得天下無無道理之峙順理而行本心自無愧耳請以質之明師益友勿枉費此心可也　據所述十餘年來兩入粤東尋父訪叔爲宗兄輸子甦嗣勞瘁苦心百千萬狀俱自仁孝出之此正本心之發越處其遂意不遂意時與勢爲之也即今遊吳遊燕亦爲莊爲養親計烏得謂失其本心子謂心與事不相離正在斯

十二日

周元公之言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寡哉斯言其所以與聞人者至矣然喜聞過者誰與行已有恥者誰與亦終於不幸而已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學道之人所以寥寥也

凡人未有不欲暇逸而惡勞苦者乃貪多勞苦而無暇逸也咎在以作僞而欲求心逸勢必不能元公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此正坦蕩蕩長戚戚之旨

答戴啟峯二則

來教云學問一事對共睹共聞固難而對不睹不聞尤難惟精固難而惟一尤難勘

始固難而克終無倦更難據此皆實歷學問無庸更端但料為轉換不能對不睹不聞便是精義而取的終日亡何以對其睹其聞惟精是惟一的工夫不到惟一處亦算不得惟精則精一亦不容作兩件事也為山虧於一簣掘井棄於九仞正為倦焉不克終者之戒不克終并其始焉而失之矣能於此加勉永貞一心務求著底學問之道豈有餘蘊哉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即所謂惟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間雜是之謂惟精精矣而

又見其粗也一矣而又覺其二也文王望道未見
之心孔子何有於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般則全
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體雍和之言若曾偕須
保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思所以臨事皆勉强而
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學乎明道極
服膺此言

十三日

語耿保牧張叔大二則　本末終始著力自有序故
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象山先立乎其大小者不
能奪極得學問主腦明道謂退之倒做學了因學

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蓋學本是修德有德自有言如修辭以立誠是爲立誠非僅徒修辭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爲畜德非徒僅識前言往行也徒修辭徒多識便是玩物喪志　學問以何爲主賢亦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而已元聖元公謂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此其所志也而志更有何焉者哉顏子大賢元公謂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其所學也而學更有大焉者哉志與學總是一仁字見得親切得志則所志即所學不得志則所學即所

志窮達類驗天德王道盡在是矣

張叔大來從學其人素在相信深人而客氣於谿縣者也名與泰

答趙寬夫 讀手教道即千萬世而上千萬世而下之道也天地之所不能私鬼神之所不能秘只此便見道不遠人爲須臾不可離之物明道曰將謂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專也聖人性其情賢人化情於性常人情其性三言道盡好惡者情之發而知之用古人所以平治天下者全恃此大學自誠意便拈好惡至治平總不離好惡

好惡得其眞卽所謂發而中節也皆忠恕平常之事而大本在是達道在是此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只如此理會便是學問大頭腦若專在事上與人上考求日亦不足矣不謂足下遂能了達如此來教字眼繁多其實皆經書之旨要不外此數言故不必逐字逐句裁答也

十四日

賦保汝叔大　盈盈一水鬱相望此日勞君過草堂故故新新各有意目存何用費商量　素心晨夕豈云違大道由來未可私易簡乾坤時物在幾人

欣合叢逃語

語保汝諸子曰學人最怕一傲字傲則心便[illegible]虛有
以學問傲者有以意氣傲者有以家勢傲者有以
富貴傲者甚且有以貧賤傲傲之事多端傲之根
最細學人每以此爲行意不可與入道全在此謝
上蔡七年不能去一矜字亦是此病未可除耳噫
自體勘莫輕忽過便是克已　只若一個傲氣送
欲常伸卻易得餒浩然之氣充塞天地之間是由
集義所生傲則一味害義惡能生氣爾之好問好
察孟之不矜不伐孔之不能何有類之若無若虛

何嘗有分毫矜己長見人短之意

十五日

哭李閩華孝廉　元宵燈火憶仁堂青仲哭君淚滿裳海內故人行且盡蘭陔良友又云亡頻年處旅憑爲主晚歲長篇自名方喜我有儔誰[illegible]于先夫心事自明光先大人常伊川謂之曰知巳作云發 先大曰心事光明亦無可言矣

就餘曰仁六件工夫之外觸類而通之下學上達的工夫閑邪是存誠的工夫踐迹是入室的工夫戒欺是求慊的工夫卑邇是高遠的工夫致和[illegible]中和的工夫中和是位育的工夫求志是達道的

工夫強恕是求仁的工夫集義是養氣的工夫知言是知人的工夫閱文章是闡性道的工夫形而下是形而上的工夫尚存是一本的工夫盡精微道中庸是致廣大極高明的工夫疾敬德是諴小民的工夫諴小民是祈天永命的工夫諸如此類以概舉經書之旨當不外是悟則俱悟迷則全迷

十六日

千古無離理之情無離情之理喜怒哀樂情也發而中節則理也故為天下之達道不近情之理其弊不足索然無味不近理之情知和而和甚易流於自放

均之不可行也咎在不中節

十七日

戊閱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安見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好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寄楊筱龍　共城去滿化僅百餘里先生駐節於此類數月未及一問起居愧歉何言伯嚴函底兄逝謂新春先生暫移百泉靜攝甚慰癸嘗獨行再謁之眉非伯巖于中未及此弟八十歲病夫行見巖

遂尙偃游百門山下皆臺庇也此時可以不歸舊
然欲一歸展墓第故園屋產俱非已有去留復求
不知能勝此跋涉否問體近已多藥喜爲加額崔
河廳近頗自苦有先生爲知己亦可不恨斯有字
來感劉令親推心置腹之誼先生一言其利溥哉
古人隨時利濟無處非立人達人之會於先王益
見草草不宣

十八日

伊川謂其門人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

損也愚二十二歲病嘈雜暑月吐酸一粒不食者常至五六日服藥四十年未瘳有客謂曰過六十當勿藥果至六十而病漸輕近七十病始脫體今八十矣猶善飯也伊川自謂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愚生平最服膺此言

十九日

國華云亡予以衰病不獲臨知已之喪兒子輩勤且從容徑再予謂之曰喜怒哀樂各有攸當當哀而哀哀盡則心安當哀不哀此心反增悵惻耳樂太過則生悲哀不足烏得樂此中各有天則耳

此中風習極重婚喪之禮前輩創行固難後人遵行亦易于十五年日盛而心識之但就中有涉於習俗以行禮而反失禮之意者不可不斟酌而損益之是在秉禮者于力爲之亦不必定與俗同也

二十日

寄王悔菴　聞年翁邇來靜攝學問須是靜方能有入然非無欲固不能也影響浮游雖在在有之貴領略如饑而食渴而飲目中未見其人若鄉翁嚴舒耆未得晤兩年來動以數百言相質其沖虛眞切御飭責賛學道人年翁不知曾相與否有便

亦不可失此共學之人也

寄薛行嶠　久未得楊忠烈全集尤有大序一讀二快事嘗謂明代忠臣儘多前有容城楊忠愍後有應山楊忠烈二公可稱明之二岳先生大序亦及之見爲非阿所好也

二十一日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己持世之大端轉移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巳處氣結和平竊與偽與非也論是非者致用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非一殊別白於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偏而不使加亦

豈爲人哉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清淆不濁乃能參
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領厨傳及名成而國受其敗
者乎以虛名受實禍李沆若子多置其身於是
容亞其沉溺於是非而不浮動於好惡耳求已求
人不可不辨

復毛會侯　前承下問因使者立候亦覺有裁復索
齋者隨刊錄一段寄復與韓魏公所引用者而手
教又至迴環讀之非虛懸至當世之時而有這
好學如先生者哉初覺其言之過當也迴環手教
又覺其言之未盡也第在先生能過而若不能多

也而若窮在僕未免不能也而若能窮也而若多
先生得無謂其迂且闊乎先君嘗錄行答問數語以
志景行之思𢘆小詩辱和可謂拋磚得玉矣謝謝

二十二日

趙寬夫名鋼累宵以書相通邇復以杖相贈且日來
從學并攜其友徽州吳蒙功名聖貞
與諸子曰學問之道無他須先去勝心浮氣於師友
之言纔能領畧讀前輩書定自己志便從今日做
起願我新舊諸友大家洗發其偕大道立志在乎
萬人之上虛心在乎萬人之下方是真實向學人

答嶽人吳子　多讀書爲文墨與多紛餙自占地步

足下能搜剔隱微病痛絕不肯護短餙非是乃所謂學問人也當下既知言當慎便不輕言行當謹便不妄行能謹言慎動就是存天理工夫何難便特寄得此子傲氣如云多思多疑以不思不疑對治不得只就所思者何事所疑者何人窮究到底是理是欲如其欲也便是素所搜剔隱微之病根也亟去之果其理也亟存之只把此天理心存存不放諸病之根自除遇事接人自無錯亂物即於此裕誠即於此立也羅近溪捧茶童子亦知戒懼

王汝止樵夫亦能聞道正不必以不讀書少文墨
爲嗛嗛耳況乎錄鹿忠節之說劉因誦呂新吾先
呻吟語不遠三百餘里負笈蘇門謁曰未上吾必
謂之學矣

二十三日

覓夫問人自出胎時便有好惡卻無是非然無作好
作惡及其長也卻有是非便作好作惡便無眞是
眞非是性近習遠之說也學者用致格復性工夫
見得眞是非則好惡自力然非將好惡之源悉眞
是非亦不出也水靜則明鏡瑩則照還我無作好

依惡之本體則感應之間眞是非不爽故誠意章

拈好惡而提慎獨一丁旨當格致之訣甚在此乎

望指示曰關目既明無煩複言之第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非清好惡之源眞是非不出恐好惡之源

正未易清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雖純王無作

好無作惡是豈可以口頭襲取者乎仁人之是非

好惡與流俗之是非好惡爲不同也心有纖毫未

純則是非好惡便有纖毫未當水靜則明非明之

難而靜之難鏡瑩則照非照之難而瑩之難指好

惡之源須自格致始而格致之功總歸慎獨此處

明知行合一之旨是在忧信而力行之耳

又謂寬夫謀于冉求貧賤行乎貧賤此是要訣今日第一緊要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視今日力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處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擾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卻在此昔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底本

二十四

答寬夫　寬夫謂寸日回首從前三十年所自負爲

英人志士不落人後者要個點皆令人愧汗無
地自容猛思改圖痛洗前愆而理欲兩念雜然並
至謂理也又忽覺是欲謂欲也又忽覺是理牽纏
互起茫然無依據敢請指示下手之處子曰子益
矣凡不反已而自謂無愆無尤者不知學者也學
焉而始覺此身之多愆尤蓋一心耳倏然而從理
是道心也忽然而從欲是人心也道與人心常爭
勝人欲中之天理天理中之人欲其根頭倒而端
甚微困知勉行工夫正要在此處精理孰為理孰
為欲孰為天理中之人欲孰為人欲中之天理織

義不得混淆是非既真而好惡自力此便是惟精工夫意即於此誠心即於此正便是惟一

謂諸子曰先儒云顏子沒而聖人之道不盡傳果何所指也覺夫曰顏子頓悟者也觀其問仁夫子即以全體告之天下歸仁之語他人必信不及便不敢直下承當使顏子不早沒則夫子之道全在顏子矣子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顏原是一箇人故顏子沒而子曰天喪予孔顏亦只在仁上取齊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都是此一箇字

先儒云孔子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跡太著所謂顏

于微有跡者又何所指也覺夫曰子在回何敢死一語爽氣少露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豈不亦露大約還從一間未達齊天行健於穆不已孔子與天同運渾然一天也自無跡顏子一間未達便是一間之餘漏故月微有跡易曰不遠復孔子曰三月不違仁自見

十五日

夜來舉伊川問謝顯道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說了又

道恰好著工夫也既曰發得太早又道恰好著工夫此何說也竟夫曰是從本體上著工夫此亦說得是因爲暢其言與諸子共發之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原無甚事顯道天下何思何慮謂物來順應不必預設擬議伊川曰發得太早猶之乎賜也非爾所及也謂非爾所及正欲其及之也故又道恰好著工夫其著工夫處亦只是戒懼慎獨涵其不必思不必慮者以還我何思何慮之體竟夫從本體上著工夫想亦如是程門每有此微言令學者參會故爲含蓄鍛鍊人若言下一直說

破人亦直亂作箏鼓耳啟人案引入悟君子引而
不發躍如此禪家又惡得以藉口

語李升如　升如問年來亦知孝之一字當兌然外
面雖打點得過返之無言之地殊覺不如好聲色
貨利者之親切欲尋受病之源及從何著手處曰
此還是孝之念未到真切第想父親愛子之心及
子之疾食不甘寢不安而笑笑或可勉勉息乎
好聲色貨利之念如何能容得住

升如讀禮將及大祥猶不飲酒同坐者從諛之終不
飲予曰一念不忍飲酒之意是一念不忍忘其親

也從此引而伸之將念念不忘其親事事不忘其親豈不稱仁人孝子也哉瞬息三年轉眼已過此時正宜謹慎

二十六日

與諸子曰此理充塞無間原不得有一席無理之地令人放縱以自恣此理流行不息亦不得有一刻無理之時令人服從以自肆我輩行庸德謹庸言行之而只是不足謹之而只是有餘言不顧行已負可恥況大言不慚欺人欺我不祥莫大焉絕然充而安本分忘毀譽而求自慊是八十老人所深

至於二三子也

[illegible]隱逸吉民一則入取前錄續集

二十七日

昔人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之皆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一段精氣靡理當自常存於宇宙之間若不能盡則當生之時而靡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陷生耳與腐草何異

是日清明率兒孫暨羣從家祭事竣燕會修敬睦之意

二十八日

吳慶寶嶽之休甯人其母以小忿爲一婦家毆死廳

賓擊堂鼓投狀憤不顧身時刑廳審斷其以擊鼓

非法責十板徐審其眞情關抵償仇家多黨援竟

不能發後從戎閩粵方撫軍一薦授遊擊武弁非

其志也納監考授武英殿中書辛巳差淮南提倒

與道臣亦重之實有氣誼能解紛故爲鄉黨所推

亟寧君聘其兄所賓字于王府學生隨武時獻策

授江西建昌府理刑歷任五月兵至不降逃入山

中百姓憐其爲留住一年送回籍是兄是爲可以

爲天臣報君恩子報親兩兄弟無愧焉

汪新休甯邑學生素知學乙酉九月二十三日兵至

嵌城翼日約諸儒衣衣上書數行誓不降臨四字

遥拜帝闕辭祖先謚程氏宗祠內入文忠門

二十九日

晨起誦二三子曰孔子云百行之本忍之爲上終之

日身不忍患不除一味忍耐勢必同流合汚包

羞忍恥而不辭子輿所云恥之於人大矣無所用

恥焉將無有微碍與寬夫因知痛近乎勇之勇則忍

其志士不忘在溝壑所恥在彼所忍在此豈勇哉

行之也孔顏樂處所樂在此所恥在彼則忍以行之也樂則未有不知恥未有不能忍者也予曰此足破拘曲固執之病可與言學矣

別寅夫　舉世誰先覺孤蹤要獨遲古人不可作大道豈容私論向晚年定學從岐路覓新塑儼在望應足慰予思

三月

初一日

寄依石于用以自砭　依石須如石無言但點頭胸中無一物只合與天游

初二日

或問辟世與遯世之義曰辟世必隱遯世不必隱隱則入山惟恐不深不必隱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聖人只不悔而已辟世高遯世大賢者辟世聖人遯世

問夫子與季路論鬼神曰未能事人是只以事人爲主而鬼神聽命於子思子論鬼神開口說之德之盛說體物不遺說使天下之人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若鬼神爲主而人聽命焉何與夫子之言迥不同也曰說雖不同意實

無異鬼神之德即率性之道也體物不遺正所謂不可須臾離也總是以鬼神情狀發明中庸微顯之義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而後之所以盛者誠也誠者天道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與夫子以盡人爲主正不得作歧觀

初三日

或謂大學經世之書中庸傳道之書而經世者必本於修身則修身亦所以傳道也傳道者必極於天下平則天下平非所以經世乎分之有二合之惟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知此義者可與讀學庸矣

與讀論孟可與讀經史

示可標誠甫兩少年　爾兩人既少知文路宜專心定志日有知而月無忘時刻不可懈怠最忌戲言戲動此雖小學淺近之言而夫子以之訓子夏東銘一書張子以為入德之始豈可忽諸

示五孫清溥浴溫溶　家道之興係乎兒孫兒孫須亟教誨方能有成立吳因之有言天之生上知不數矣下愚亦不數中人之性介於可成可敗之間而慈父之心爲得不留於成之敗之之術令五孫同入小學清十六溶七歲大者以文小者學對學

破質未必上似亦非下月日訓廸自不流於匪類

老夫年八十矣日夕娛悅者汝輩汝輩知此時時

策勵兄率其弟弟從其兄雍雍睦睦讀書講習此

便是三代以上人家淯以上有三兄漸知學務以

下有兩弟亦解語他日無敗類非託祖父之德不

至此

初四日

閱大學一書還是以修身爲本還是以誠意爲本曰

欲修身未有不本於誠意者意誠而身自修誠意傳

中德潤身心廣體胖其意自見開口說毋自欺也

即經文所謂先致其知故陽明只拈致知總之是一件事一套功夫能致知以誠意心正身修一逕了當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

初五日

復留華石 不知先生之東行出會親以無知之人所求無厭殊爲可惜幸龐令親叢慕父母此後甚不可由狗升致留不安之意先生以愛弟之迴周旋要至余弟惟有感愧耳

初六日

同鄉有赴縣任者過別吏部予曰愛民好士敬事爵大夫此政體非政本也政本須無欲無欲則心虛一切愛民好士皆出之以至誠裏上治民皆本於此我無所取焉免人之覬覦功令森嚴可不慎諸

初七日

學問不長進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己便自護己己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便自責人人一責嚴身不恕其誰與我積漸而往文過飾非皆自護己一念生嫉賢忌能皆自責人一念生舍己之盡者爲至聖知己之當舍者爲大賢

不能含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爲深責勉而容之爲含忍不能容則稱衰而已矣實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勝心否果爲人留餘地否不能也不能而日思所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克治則護己責人之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共學第一 吃緊事勿徒依口頭語也

初八日

予輯人物考二編無孝友專門者少之予曰未有稱人物而不本於孝友者猶之讀史不立孝友傳之

孝悉至取簡錄則亟稱之自王公以至牧豎無遺焉
適於從遊士先後得五人固安賈生三樸兩親
喪廬居各三年爲不御內出一時賢士大夫左忠
毅鹿忠節皆敬禮之三槐俱得稱門下士新安倪
書稷居父之喪既葬宿於墓傍借舍爲不御內出
李允繩客死成安長子體天歸其喪於母家季子
明天合其妻朝夕侍母各居寢館中仲子合天自
繼祿出嗣伯父亦安置其室於別所而奉生母以
終生父之喪爲禮祿時未得爲嗣父喪出三兄弟
各有一段仁孝苦心故嘉其志而述之以勵其後

初九日

楊猶龍之言曰良相之於天地如良醫之於人身固其虛實用分劑剿就其緩急用施予奪其和之醫也補是王公孫僑諸葛亮瀉是用姚宋之醫也治其標司馬光文彥博治其本予謂得此說而通之自開闢來以暨日用間應事接物修己治人莫非補瀉標本為之運旋於其中帝之後不得不王王之後不得不霸孔之後不得不孟事功學術悉天今日補瀉標本一一可考而究也邇來學人謂漢唐之後實病不可不瀉姚江之後虛病不可不補

亦其時與勢爲之也一成而不變則不遠於天淵
亦烏能合於時宜時時有標本時時有補瀉是在
良相良醫之識時務妙用其調劑引導之往耳

初十日

爲趙孫發別爲立傳入人物考請置門

十一日

爲趙守焕尚賓立傳入補遺

十二日

答根夫　賢友四問其目俱明無復疑義矣第鬼神
極形難曰知人則知鬼神然人果能知乎不能謂

人依舊不能知鬼神耳死生難破雖曰朝聞夕可然果能有聞乎不能有聞依舊不能超生死耳知善知惡非真知本體能知善知惡者實真知本體則當思所以能之者應依何功克己之己能害仁由己之己能為仁則當思所以為之者當作何事懸知到此而行未必即到此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第就今日之所知者擬得定無復再起疑慮務求知人以質鬼神聞道以了生死務欲以復真知之體四勿以盡由己之功知一分行一分行一分方是知一分程門高弟晚年流入於禪未免為

鬼神生死所我并良知成迷爲仁不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一明不復昏一信不復疑此一日不提醒則一日即昏昧一事不提醒則一事即放逸爲山掘井猶以九仞見棄中道半塗者不待言賢友乘今日新到初動正好用著底工夫願與共學諸友勉圖砥礪以觀厥成

十三日

語諸子曰曼廷我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總是一箇己非別有一箇己代替此一箇己此人心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箇心非又

有一箇心換去此一箇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正非有二義

十四日

題毛選君肖環先生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屬搢紳倶清貞沉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曆擢升沉俱不聞壬寅先生曾孫曾侯以彰德司理偕便顧予夏峯論學豐覆別後又兩以書來質所疑且以貞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即神廟時都人士所稱能當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

讀其狀恍見先生矣先生丞蔡文成良知之學曾與龍谿提箸析義超超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止修之學偕同志請獄吏講道朝昏不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爲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氣赴之故不作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苟無所扶持以自固則[illegible][illegible]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儼然不用夬則用遯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失邑立朝如毛於居鄉如范希文予謂終自其嗜學一念來孝友

則眞孝友淸介則眞淸介弘毅則眞弘毅固非義
襲而取之迨于更有綦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
元氣渲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
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
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十五日

張愻甯傳　張初寀字文甫涿州人初選浙江泰順
縣典史以廉惠著遷山東豐國鎭巡簡署蒲臺縣
丞崇禎十五年東兵入掠蒲臺素無備居民聞變
皆散去左右以歸鎭請寀曰有事而避非義也十

二月初七城破被執一健兒持刀喝曰與我金活汝家此曰我廉吏安所得金有且不與死無有乎健兒怒麾羣卒擲之至數百體無完膚家復呼曰速殺我無徒苦我也遂被害驛令饒亦死之下因有感於文武大吏偷生苟活者多矣而仗義死事者乃在卑秩末員且署官也則官豈論大小哉節豈有輕重哉從來忠臣孝子做到絕頂處只謂之不失身亂臣賊子陷到極惡處亦只謂之失身人孰無身頭顱碎處斷體無完膚是乃所以完其身也入收節義錄文忠門

十七日

保汝告歸口占二絕　高林謝氏讀書堂生意行跡

滯遠方今日萱茅欣待止好將疑義共商量　[illegible]

地懸弧在四方男兒行止豈拘常願言永將於茲

土又將并州作故鄉十年前提經於集山堂東畔築一茅爲兒若弟讀書處今

滯跡還方音問杳然保汝應

無忘此意也臨路指此爲別

十八日

問仁與德何別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爲德而仁則

德之全也觀據德依仁自見問仁與義何別曰就

本心安適處言曰仁就切身斷制處言曰義仁包

得行義義正所以成仁君子合義禮遜信而總完其爲仁也問仁與道何別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能弘道道須以仁弘修道以仁仁乃以體道天地之道聖人之道總之一仁而已矣

十九日

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故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又曰軻之死仲尼之道不傳然觀其說言行事卻迥然不同孔子凡事謙退如曰即無能焉是吾憂也何有於我哉與上大夫則誾誾事君盡禮違衆拜下對陽虎猶婉其辭巫馬期告之以過則曰

即也幸此其中虛靈下具是太和元氣孟子以知言養氣自多而以天爵良貴自處故藐諸侯王而曰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將朝王而不果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且以守先待後自矜其功於天下後世此其所願學者要在也曰堯舜之後不能不有禹禹之後不能不有湯武湯武何必盡禹之跡而禹又何必盡堯舜之跡也時至事起總一天而已矣文王事殷武周革命孔子曰達者時至戰國更不同於春秋能自得師者師其意而不師其跡孟子所以爲善學也

二十日

問堯以不得舜爲已憂得舜而堯之憂釋矣舜以不得禹臯爲已憂得禹臯而舜之憂釋矣不知堯舜之憂釋遂無所用其心哉曰爲天下得人之憂釋而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念則無時可釋也至誠與天同運時息間斷便與天不相似謂有歇手之日住足之期而毫無所用心者誣矣

二十一日

問養氣二字是孟子剏發程子云孟子學已到至處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功甚大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果何也曰朱子每於程子之言補其未盡之意此處正好參詳若論道過義文諸大聖人那一句道理不曾道過孔子總是纂前聖人之經補其未盡之意孟子亦只是發孔子之蘊補其未盡之意然非眞見的此件物事在眼前便不能道隨聲響說發前人未發便是創獲若云獨創出箇道理則謬矣畫前有易與天之道也

二十二日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是無將無處莫

非天理之流行此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無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己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自己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聞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二十三日

問聖人與天同體與天同用若伯夷柳下果能同天否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聖人與天同氣此精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與天地之

博厚高明悠久原無二別夷惠心體皎然但其隘
與不恭未免是天地之有憾孔子稍但其日古之
賢人也列鄉下於逸民首古聖人自孟子始定堯
舜禹文孔子外即未必同於大哉之乾元至哉之
坤元然不可謂非天之一令

二十四日

答黃石齋　問目既明亦無庸多說但我輩亦要先
有一箇虛公無我之意方好折衷前儒之言紛紛
異同俱不必問陽明後紫陽幾百年效忠紫陽豈
好與紫陽牴牾而以身叢詬哉蓋實見得道理原

自如是故犯難不辭兄既二十年讀傳習錄古本大學自是實案新安亦無朱元晦浙江亦無王伯安青出亦無陸子靜從之以尼山爲歸宿耳小刻中多有此說相會云聊別去復追臨路附數語以識飄飄騎士之說亦自融通積習難破皆不學之過

二十五日

有問曹厚菴之學者予曰據其說云心外無學霸者之學支離決裂而失其本心又曰本心之明既未嘗滅是則吾之所以致力者豈遂無自然之天則

而退斂密於見聞借資於外物乎中庸致曲之
此而已孟子擴充擴此充此而已朱子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明此而已陸子先立乎其大立此而已
陽明致良知致此而已此其大較也然其説卻不
謬於聖人本心二字自是子靜

二十六日

入城報新令也

二十七日

晨起豹房共學之長幼同集講之曰吾人一日之間
人心道心倏忽起滅不知幾遭轉換人不知而已

獨知自慊在此自欺亦在此各人自省察即有片長尺善不足恃也一罔念即狂九仞虧於一簣況片長尺善何足為護身之符素即有積愆叢謗不可救也一克念即聖惡人可轉為君子而積愆叢謗又何足為居身之玷罔念而克念可喜也生路也上達也舜之徒也克念而罔念可悲也死路也下達也蹠之徒也願莉易共學之人勿恃其長勿護其短過則改而善則遷不患不為善人君子

二十八日

大佛西方之聰明人也其息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

初亦不過求其無累於身而止至於佛則亦出中
老人之有壽者耳未聞有不死者也總是二氏之
徒竊附其師說爲輪廻昇天幻妄不經無識之人
輸亂驚傳其波蕩遂至於是有志於學者須先定
此識以免岐路之惑

二十九日

夕正學之諫文皇也與夷齊叩馬之諫同惜夷齊欲
武王爲堯舜故遇征誅而名曰暴正學欲文皇爲
周公故遇請辭而不改名曰順然武王不殺夷齊
而文皇獨殺正學且坐誅者八百七十三人亦慘

矣說者曰正學亦與有過焉吳子宗族親戚朋友何罪正學致命遂志合以一身了此而衆殄至此者蹈白刃之烈士而非能中庸之君子也

四月

初一日

大凡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鬱者發之不自者絕焉衆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爲奮發過爲奮激使流入於俠人節士覓理不憑氣謀世不詭情此不可不辨

廿一日

或曰風俗之變非人爲之時勢使然也二帝之時不言而化無爲而治三王誓誥僅已多事誓誥不已又有盟會愈變而愈紛矣南巢之役與牧野同而武較湯則少一慙伊尹周公正堪伯仲桐宮之舉尹不爲嫌天下不疑公處流言畏懼避避視尹則有間矣齊桓晉文狎主齊盟而一正一譎不豈可同日論哉漢高權術光武謹慎蕭何曹之變其民以致賢人鄧禹對曰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此可識東西漢得天下之大端矣唐太宗雄才大略定鼎

不難而綱紀不振去漢遠矣宋藝祖神武英斷成天
略已見而黃袍加身窮無遺憾爲崇儒重道遠過
漢唐此世統與道之升降治之汙隆俱成一往不
返之勢矣非聖人之所能爲亦非天地之所能爲
也或曰不然明高皇承元大亂之後起自匹夫德
比堯舜功過湯武漢唐宋蓋不足言惡在其爲一
往不返之勢乎後唐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
曰願天蚤生聖人爲生民主此其心通眞堯舜爲
天下得人之心湯武且不敢望而況其餘世有古
今心無古今堯舜禹湯之心不盡沒於時君世主

而皋夔伊周之業竝盡絶於後賢後儒王陽明功在社稷薛文清志同聖賢明代君臣於古何愧是在君相奮起何如耳爱之氣運舉竟是不能造命立命之人

初三日

與醫之諭　從來天地元氣宇宙生機借諸心人留之心雖熱則物我一體痌瘝乃身是心思乃所爲仁之端也賢者獨無爽耳衆人偶一露爛不背正與相反覆友二十年所存所發氣能孤往不暇顧其力之不逮由之車裘與共當不得專美前世然

有說於此孔門立達爲仁博濟堯舜猶病必取諸彼以與此容所有以益無孔子當不以裁冉子之與粟毋原思之辭祿也熱心不可少太熱則過矣

初門占

張龍域過訪名中選湖廣沅州人舊潛縣令

復魏蓮陸　讀過渦集有許多關係世教文字石老真大有心人近指容鬬兩序自是此老親筆他人不能代也所云祇詩石老用情如此之厚倘各一詩但前有蘇門圖如再爲之似覺重州山人於貴人酬酢不得不慎亟不可取厭也

太乙神鍼書王名山攜其姪仁趣訪貞 叅

初三日

臨巷王惠迺芳言　惠迺公吾鄉之隱君子也精歧黃術病到手輒瘳然存心利濟嘗以人之多病而勃施無他術也而迺於學者也予前爲學而不能知道故道而不能淑身與人醫而下能淑人者猶無同乎惟能造命醫亦能造命故同功也賢良黃也聖賢之言藥石也讀經書總以治心之病對方圭總以治身之病病在身者其症顯病在心者其症微症顯者皆得而治之病微者非他人所能措手

惠廸公今年七十矣有一病施一死所存活人多矣其不孝不友不忠不信之病久入膏肓不知公當何以療之耳譬之不遠千里來爲其尊人乞言予生平困於病暮年始逢公譬之有使賜從遊久予亦每施苦口之藥治未病勝於治已病君家橋梓自熟此法

六日

青主信宿言別口占留之（有引）

遼陸中之爲予言青主其人其詩甚悉予嚮之二十年矣不識青主亦識予不遠千餘里過觀信宿言別似於千餘里二

十年相觸之意太忽出因占此　平生性命許朋
友老至形衰心更痴二十年來求識面相逢恨晚
願歸遲
初七日
示潤孫　爾生三十二年矣隔越十四年今始再來
我心之喜可知然留爾父子在家者守祖墳墓是
人生第一緊要事爾等無違聽我稱釋其孝古
人隱不違親我不能一歸展墓不獨疚殃於往
還而臨路之費居家之費且難辦理更有甚者老
兄弟老朋友俱已作古八十歲老人此情何堪與

爾言此者望爾切責爾躬息爾不能砥行立身則孤此望負此責矣祖父之靈得無有恫乎勉之勉之

初十日

讀孫婦王氏傳　澍孫婦王氏予南來始自閩歸十四年爲婦舉隔越千里其賢而知禮心甚喜之聽之乎其姑奏兒婦凶訃來言哀之亦猶之乎哀奏兒婦凶兩婦皆賢皆夭家門不幸予之不德可知然其祖父遠在數千里外悼何以堪所慰者奏兒婦于有哀辭今澍孫婦又得其舅立兒之哀殉週

於予前婦俱當入取節錄以備野乘

十一日

一門四烈婦　甲申闖逆陷保定太學生王元慶妻徐氏婦居久同娌婦生員王延祁妻賈氏弟婦進士王延禰妻張氏孫婦生員王洛妻王氏偕投井死徐婦父世職指揮賈氏父方伯鴻滸孀居哲[illegible]撫兒子以存宗祧夙以孝謹張氏父太學生張[illegible]翔王氏父進士王世珍以新婦方入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寇一門四烈婦非家教素修安能倉卒遇變[illegible]若是如歸甲申大難錄偶遺洛妻王氏故再識

十二日

寄耿子亮　從古聖賢豪傑未有不經動忍而能有成者也先儒云心動則心活性忍則性定心活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心性中作用充滿無虧欠便若見爲增益耳然增不增於安樂而益偏益於憂患夫人亦何樂乎其有憂患哉蓋不閱困窮拂逆之境則眞性不見天國無[illegible]不在其仁愛之中然非聖賢豪傑則不能善承天意鮮不以憂患自摧折憂患不皆生唯知憂患者能生之安樂不皆死唯耽安樂者乃死耳子亮十歲能文

具有慧性使其且曉得意父子兄弟夥聚一堂豈非不欲快事然非天玉汝於成之意也二十年來艱難險阻擾亂所爲者亦已至矣所爲困心衡慮以苦承天意者當自有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不役於欲不動於氣者矣予偷臨路適是經書來七年患難能不摧折此亦可謂善承天意矣

十三日

寄申之諸友　世事至此何敢開口論天下事天下人哉循省從前亦覺多說幾句閑言語多做幾篇閑文字今毫矣痛自誠因念諸友犯此病者不少

幸輒相告語其誠之睞青主千餘里來訪信宿俏

嚴竝去看病殊非青主意也

十四日

為貞髦君作誌文傅青主母也

十五日

或問著書之義曰聖賢性命英雄經濟詞人詩文皆其中懷之所不容已必欲一發舒之以為快覓有孤憤之過語多激烈遂有犯忤觸忌自招禍咎雖曰氣運使然殆亦昧於聖賢語默之宜明哲保身之道耳況性命經濟詩文那一句不經前人道過

請息心靜坐以養吾神

十六日

第十二孫生因念 先君于見背時尚未有孫今孫復生孫來告我 先靈應爲一慰

十七日

或問彼人何先日言其所當言無言其所不當言行其所當行無行其所不當行如斯而已矣予撫以爲少出孔子一生謹有餘勉不足其着力處全在此我輩日夕自省病痛只是言其所不當言行其所不當行正與聖人相反

十八日

聖賢爲垂訓覺人而有言不能垂訓不能覺人多一

言何以多一彝案求快今日之口水落石出嘗何以

施面甚哉言不可不慎也吾非敢尤人之多言願

堅此以結吾舌

十九日

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此無氣人也遇事即粘有俠氣

盡此熱心人也二者相懸生平所好在此所惡在

彼乃今思之前攻人不生事不招禍得涉世之道

皆要隨從蚤見及此後頃人熱心之過願罔俊及

之禍豈容不慮

二十日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運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則千鈞可加任違其長則一毫以乘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鷄而妄思搏虎其不爲所噬者幾希

華士務博修士務約務博者氣浮於理皆滋潰敗之憂務約者行餘於言定爲光亨之本國家以此取士必得吉人我輩以此定交應獲良友

二十一日

問讀書應先何文曰讀書爲明道理凡古人文字有不本於道理不根於性情者不必讀五經四書須先理會得透徹方好折衷羣言大凡非聖之書最易引人浮靡之言最易悞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不愼也

問八股之業既無關於聖賢又無關於經濟令英雄傑士困頓棘闈風塵皓首不亦勞而無用乎曰英人傑士無所以寄其才而用其心者則必別有所用故爲此制以收束之此業精何業不可精何妨

於聖賢何妨於經濟大聖人一代之制度因非苟為而已也議者欲廢八股能利舉恐科舉能而八股廢將無所以安頓此人心也

二十二日

詞瀾孫曰人當思所以自立之道莫嫌乎然此身無關天下國家遂可苟為而已也當思在一家則爲一家不可少之人在一國則爲一國不可少之人進而求之在天下則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在千古則爲千古不可少之人堯舜周孔不必言即如吾鄉之劉蕺修楊忠愍非所稱天下士乎千古士乎

初亦家之人耳鄉之人耳特主勢起或以理學顯或以節義顯遂成千古士吾曹豈可小自待甘以第一等讓人以第一等讓人而以第二自處古人便謂之無志靜修爲有元理學第一人忠愍爲明代節義第一人皆有句云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志冝素定出靜修忠愍猶曰前輩縣遠高陽之孫文正定興之鹿忠節非耳聞而目視者乎今已居然千古矣忠節亦有句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孫鹿二公理學節義經濟文章皆屬第一然第一不卜於致身之日而卜

於立身之初矣小子勉之哉爾已爲吾家不可少之人矣進而求之是在爾立志焉

二十三日

問從來好客之人有不惜破家養之亦有見客若猜幽巖甑思逃匿兩者皆高人風致孰爲優曰客亦有不必好者好其所當逃之客則爲比匪客亦有不必逃者逃其所當好之客則爲慢賢正不必有成心耳

柴陽潔靜精微四字道盡千古聖人之藴有一毫汚染非潔有一毫塵垢非靜有一毫夾雜非精有一

毫表暴非徵堯舜湯文周孔只是如此總之無一毫人欲之私耳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離去人欲存天理別無法在

二十四日

示潛孫暨永興永徽兩姪孫　予南來爾幾五歲今十五年矣娶婦生子儼然成人上有父母兄長下有妻室子姪將於爾觀孝弟之道焉觀刑子之化焉非可苟焉而已也十年來傳爾慧性且晚可取背榮大家舉然非予之意也古人有謂聰慧嫌其蚤成不為聖器又有云少年登科一不幸夫人生

所最得意者莫過登科乃云不幸豈盡真見古
來當大任一流必經動忍拂逆未有百不經涉生
而能豫而不敗德喪志者愴于十七歲上公車倘
邀一第入仕籍不獨貽禍地方而敗壞此身不知
稅駕何所今竊得以老處士終不可謂非天之眷
佑逆身有道而非利心無懷以為氏無榮辱無得
喪四世一堂日耕日讀各安本業殷無外慕爾今
日只一意讀書但能以好合歡翕而得父母之順
此便是當代第一科人所得不既多耶吾家自始
高祖沭陽公身有實德人號佛兒爾曾祖孝友媚

睦纘承前業爾祖爾父安貧守志不墜家聲詳及堂一廛地是吾家歷代相傳家具守之而勿失長幼卑尊人各有分摘而充之俾堂構煥然聿新是又所望於賢子弟之善承厥終也泳與永徽與非無關係之身其祖若父固切望其自立不貽羞於地下大家祇稱相觀而善義則從而過則改勿悠悠忽忽漫視此身爲不足重輕孤老夫千里外懸念之意

二十五日

浸老辭 有引 予家自先世來壽未有逾古稀者予少

衛胃病纏綿四十餘年應不壽卻得壽今且八十
矣耳目雖不聰心思仍不迷飲食尚健以不應得
而得之自揣過當閉居寡營為賊比蘇聊以撰老
予少多病身如漏舟暮年落拓廢疾始嫪世間
平陂身任沉浮人有賢愚我無恩仇緩步當車妥
順無求晚食當肉蔬蓄儉勞動養補讀孝經消憂
劇發夕飧于藏用修少者弄筆於南窗壯者荷鋤
於西疇幸遂孟氏之三樂擺脫乎子之四愁切恭
循前公之家範更仰郭有道之風流亊巾滕上不
之孫曾謀身營家恥作馬牛心絕意外之覬遂舉

饒分內之清幽客來相對無詩禮促至即服省懸
酬術仰天人分但求生尊無選餘疾病死生兮好
惡造物之去留

二十六日

寄溪丹九姪婿　故闗于弟來爲詢別後事兩家誼
相觀成于情爲犁女姪中道折血九立未遂十年
謀面離千里徙邏殊不獨悲女姪心爲兩成痺因
憶武坡翠孝友而蘇吏厭後未及見女甘賢顧
余老經去鄉間于皆隔觀念之術彷彿飄風增長
喟

諭孫柴淵　立嗣一事族黨婣朋公議所在爾在昆
玉自處谷有攸當崑淵即有父命亦不宜自請自
請則疑懟然於生父也柴淵即無父命亦不宜坐
視坐視則疑漠然於諸父也況尚賴公作忠作孝
斷不可令作若敖之鬼及今舉行業已後時若再
遲延族黨婣朋將起而議之矣何賢公所遺功在
二十年來作何料理應留形貲以存雅範一抔數
畝便非佳子弟之所以承賢父兄也年當為繼兵
人生第一大家具有志者要於此處鑿頭君家駢
門忠孝節義全賴昆玉撐拄若壁抃異寅難兩淵

穆裕暨諸昆季并以質之見非一人私意也

二十七日

先儒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意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昉於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於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動而習靜正不得離迺考亭稱濂溪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斷乎數語寫盡羽儀從容之際但以靜行之若不靜則神浮氣躁馳則義理不及則遺忘安能以有濟斷斷道率虞城胡安國以與

學使者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京學爲古人云輪刃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望矣有志未逮切有望於同人

二十八日

入城答史赤豹　赤豹名可程癸未進士選庶常甲申後不復仕其詩宇夏峯也初不意其爲赤豹坐定始知之因交拜於草堂三十年舉義之如一朝

相見故不敢不鄭重

森九邀飲以赤豹爲石孝航皆持準提素食招客且不設𩟔甚不自安予曰飲食之道各有攸宜常素而素則素之中正有味在至於設𩟔更不必然同年兄弟久不相見不知有多少緊要話欲說安得有閒工夫看𩟔備席那會自不同科今日止當以雅爲妙

十九日

赤豹以其兄督師公傳相託予曰人爲當代百代之人則其傳之詳畧任人各爲之此公傳出王家傳

乃示後世子孫者爭必詳核八十歲人便不能勝

任第撥其緊要入手人物考而已

三十日

赤豹將別去口占以贈　紫氣西來慰我思耄年辛接敢云運偪鄉偏遇失家容續史恰當焚硯期尚有山川供謝屐勉從濡笑和陶詩絕牀相對忘殘漏揮麈談生五月時

五月

初一日

題史忠襄傳後　忠襄自初入仕至閣部督師指散

敬謹籌地効忠可對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亦無愧且吾當艱鉅之任須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一手一足左畫方而右畫圓乎擇君而立間不容髮約馬士英與共功此最失着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初二日

前聞南中有文字之禍昨見京報有刻書之禁靜言思之無前日之刻則無今日之禍也刻誠多事禁未必不是因爲一絕一自從叢書始開天辭說紛

紛千百年大道未亡秦火後初聞新禁亦欣然

初三日

人生於五行亦死於五行就木歸土此正命也死於水死於火死於刀劍之下此非正命也君子能立命則見危授命致命遂志無往非正命焉彼無所聞者雖老於牖下亦難以語體受歸全

初四日

人生各有所願有願則求求而不得則鬱且悲多方禁人之取而人不能自禁遂不免於長戚戚耳乃有所可大願者不禁人之皆取且隨取隨足即不

足而人既相忘已亦無擾御無人皆逍而問焉老安少懷友信孔子之願也人人親親長長孟子之願也此願當下俱足即不足缺陷在世人無我尤圓滿在心我復何愧堯夫有云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盛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忠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定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堯夫之願其即孔孟之願與此願固自難然願雖虛而志御實堯舜湯文達而在上實致此願於天下孔孟顏曾窮而在下獨抱此願於一身除此則自私自利而已矣自

私自利乃所謂願外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全

害之於此

初五日

訓望兒瀾孫等曰賀克恭以一給事中非從白沙遊

則亦湮滅而不聞矣因念仁卿發解博學絕藝仕

進病父殉義鬱疾而死亦可謂有子矣只為自己

不曾奮起一段必為聖賢之志遂不能以理學世

其家未免以悠忽銷過是為父不得而與諸子也

鄒東廓累世理學舉竟是子若孫能自策勵

初六日

題可同憂患卷　周蓼洲有慨於友道之不古也曰

上疏明廷易論交世路難黃石齋及論友道之未必不古也曰白髮到頭近貧交入骨親以予觀之石齋之意亦猶之乎蓼洲之意也然斷金之盟豈獨貧交也歟哉乃猶幸有此貧交交道猶不至淪喪耳歟生是經宏且諸生故園圖占後棄舉子業以武科舉江西揀選船嚴核積弊船役不得爲姦羣姦因羅織寘獄數年不解遂爾空棄止一子相隨殉幾載不通音問其友王柔之家亦貧素同是經患難者憫之備饑糧徒步走視往返數千里

探得一信云寧平已轉官涼州矣離去久又傳事

中變背稽江右采之復卜期欲入江右而是經苛

字始到采之者真能不負其友者也貧來入省覲

眡幾見其人矣予嘗有詩一章贈之是經頁屏賜

子之恭相從於患難之中勞瘁萬狀貧生其父真

孝子也使是經非其人采之既歷與豫復欲入江

右豈不爲多事乎

初七日

敢節錄一册　老生吳曾江西東鄉縣人父贊化母

舒曾適贊化七年而稱未亡人曾甫五歲復生遺

服于長慶家僅破屋三間曾氏以紡績育二子讀書婚娶俱未失時後得沉痾醫藥罔効曾割股以進一夕而瘳會初抱羸疾後卻健節婦而得孝子孝子而享長年天之報施豈爽哉入節孝門

初八日

覆吳天寶蘇州孝廉

馬生歸寄所恩闕聖數編留永藏之知足下乃心闕聖之心如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闕聖英靈震耀萬古總在於此不獨闕聖堯舜湯文周孔亦只是此心光明如日多一分交雜便減一分光明全體闕蔽便全體剝能闕聖闕

一生此日此心故亘萬古此日此心與天下之爲
此耦也意在斯乎僕於蘭恩王子將貞子先生於
京卿心事皎然如日貴州蔣菴先生今容貫心任
郭容人尸祝穩之心無點染故久而彌光不知其
于若孫能世其業否僕嘗謂山右多君子於今益
盛

初九日

役楊甥寅之　提起賢甥之一十八年情事齊到心頭
令于孚功名有成此後爲忠臣爲孝子以慰君母并
中之魂是在爾之自奮耳君歿久不聞問心切念

之間例欲省覲取道蘇門亦非甚迂望之望之

初十日

復郭觀察　令祖生平恨不一作令今足下爲令尊當念令祖欲作令之意爲其親民而易於見德也作令於此時誠難者亭稍廉潔爲政精密敏慈持此四字久而彌懈當自有鳴琴卧理消息以此望足下八十老人四世相與之誼也

十一日

客問殺人復仇罪宜戕等律有之平日發此之議見於經傳與子史而律無明條謂殺人者之不可以

亦仇讎也韓愈凡有復父讎者具其事　奏聞如不具聞而擅殺之恐其開啟長爭使殺無已時耳孔子五經與皋陶定律令合而參之其意未始不相通也

十二日

復田華石　甲申錄歡轉考兩集俱不欲示人故稾本多有塡改亦老既託代謄則此番正借清理耳鹿忠節說約知此時不暇及不敢併呈東昌先生

十三日

三刻即留案頭見此老非苟於立言者不可忽也

遯義裒集序　或問避世與遯世之義予曰避世必隱遯世不必隱辟則入山惟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遯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惟有不悔而已辟世者高蹈世者大辟之遯之此聖人賢者之所由分也予與友三無道人讀書懷古嘗欲輯古今遯世之旨與為一帙首取於易之遯龍蠱惟有龍德而後可以遯無龍德何以遯焉智粗不足榮禮義固無怨也從來處士而盜虛聲者無所救以自固者耳苟賢丈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敘列於論語中未嘗

不窮其識至敎遯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淸中
權行遯之義也遯之途寬故遯之義大堯夫有云
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三
無道人是編或有取於斯

十四日

背戢巖犖　聆霖老僧忍近況眞是勇於入道某嘗
向友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道窮於人所
難處能一切捐捨一切割斷此便是能見諸行矣
何尙有覺芒疑似之殊而諫謙於問不能問算者
即此事眼前具足而無止境皆有是端而不一擴

光能見得滿街皆是聖人人皆可爲堯舜此心之本體方現此道之境界方寬先儒所以有南北海千古上下此心同此理同之言我輩雖相隔遼無由識面而此心可以相信原無異几席也至於功力淺深不可言論學問所得不可執一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某於此言方見明道先生面目也以發深省也

十五日

筆餘示諸幼學　蓋聞賢修未著固志士之羞名譽徒隆亦君子所恥邇者朋來自遠未必皆識面聞

名意偶相投或妄擬一時千古貴人降心於拗衖高士寮遷於西山渡河渡江逆旅而顧或奇其劍特地相臨匍勤長者之車頻戰幽人之夢目將表腐抱慨數君所種吾子君探蓋甜髮之雅言在川闈更擢再及門士光臨友之[illegible]肯由於藍子雖蒙尚思以勤補拙爾正錢當令時始見終氣橫必賢未伸乃是士以品節見重學以嚴正爲矣風下仞不栖界柯弱幹之中闢莊自芳豈爭樸憋孝箴之日勉矣自愛慰我老懷

十六日

寄懸千里　容去易僅百里且四十餘年年笑之好

兩相企慕竟未得一見顏色迨識大父尋辦辛遊

年乃承千里外惠詩見懷此又大快事旣既詩未

入首意興便覺索然年兄詩已三十附餘見尚可

貫此不知老爾倫何以得高士之緊思悉此戲年

較年悅不能剧利君爲表知年兄者稱其聲色辭

氣是漢魏以上人乃多有激語令人字辱其下不

愆釋此又一大奇事行人在便附此聊當一　附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

十七日

人有言雅懷每絀於俗處消福不及於清流愚謂既
革俗處便非雅懷叢有詩流終得消福原無兩全
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
清雅自負而仍溺於俗處享此消福者此天下人
之同情奚足以當豪傑之士

十八日

古今人多有以夢寐之事據爲實境爲詩爲文刻而
傳之流傳既久[illegible]爲眞靜言以思平生最相契
聚之人一朝而判死生或隔越數千里或別離數
十年那能不思思矣那能不夢故我思即思我之

人道吾夢即夢吾之日道情之相感理有固然必欲據之爲實境實事則夢中說夢幻益甚矣舊稿中偶有記夢者不必錄

十九日

人亦孰不欲富貴有不祿而富不爵而貴者乃眞富貴也人所欲不在此人亦孰不愛閒靜有無營故閒無欲故靜者乃眞閒靜也人所愛不在此所欲非所可欲所愛非所可愛其亦愚人之心也夫

二十日

成我存懷山賦璣環溪學稼辭摸寫山家趣味稼中

受享因未入山故慎山求躬稼故學稼若任山而不得山之趣躬稼而不得稼之趣馳情於軒冕動心於朝市其不爲山靈之所羞而樊遲之所笑者幾希

二十一日

報有年　邇來友朋質問者甚多然除力行之外則無工夫勤忍拂逆全要真實經歷方是尋見天意有年慧性深心進此一步莫落流俗巢窠切望切望

二十二日

答孔心一學使 舊有近指一編內慙腐語絕無心得石老以相愛之過欲序而梓之某止遲六七之求然所託衛司之字則不能令其不達也功令既有刻書之禁則不言斷不敢勞付梓人矣敬呈一覽倘望擲回原稿某當作字回石老耳八十歲老也人無足比數然以桑梓之誼不敢自外先生過謙過甚是以愛之之道棄之也

二十三日

寄魏蓮陸 當事者行時差人取近指授梓僕回云石公相託之字在功令禁刻之前援蓮陸親承奉

謁既聞有禁僕遂止遵陸不來然原函備李自不
敢浮沉此屬言僕無一得因力爾之嘗李及託因
水部偕觀察付去請教仍囑勿刻至石公相愛之
意過山處外僕無一言爲謝感思知己之謂何教
我一一饋遺必代爲致之山人與貴人相通禮法自
疎想大賢不遂督過

二十四日

寄魏石生先生　企慕先生二十年矣昔對之人雖
引分未敢通候然私心竊謂魯齋復起興學之尊
實賴日爲前遵陸續蘇門圖歸僕援昔賢故事敢

付一言於簡末不問而知先生有同心也至屬喘爲儒林學案綱既梓其答問又欲梓其近指大序兩篇過情獎借無言何足以當此正先生念切與學者諸樹詩自晚始云爾頃心老過百泉承先生之意聞欲命工僕以功令森嚴自當遵守况淺淺小言不堪出而問世已詳之與陸字中而知已之感爽業勿替矣

二十五日

孟縣喬遷集名騰鳳明季孝廉不赴公車偕李蘭如名芳華周元珠名猶龍過訪

二十六日

復西亭若　連日友朋過從談論者，皆先生於當事須行

時方循舉聞即此三[illegible]如古道便是古人第謂

處自處人會宜如此行[illegible]原無小大人亦無古今只

行乎所當行止乎所當止[illegible]由此推[illegible]

路[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何[illegible]之勿[illegible]

爲[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不禁也

二十七日

寄銘甫弟　予老[illegible]觸口中見弟之形容色笑

亦入老境十五年[illegible]違那能不相憶也叔父實為

永彰森其瓣者全在賢弟賢姪已露頭角天之
報施善人其在斯乎是在弟之益自砥礪耳予照
寄書并以志勉
二十六日
凡為祖父者莫不欲其兒孫登第以光揚祖父揚
言思之光揚之要在於孝子賢孫修身砥節之士
若非其人僥倖名敗節 玷辱祖父家聲徒不如其
身力田不怡人非分 小忍觸事無事之福豈不美
哉所所自守無所任 無所失謗議多將鍛不能
副全體須臨大節 所以防大災也

十九日

冬夏儀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食非外害心易曰

冬日衣裘夏日衣葛時有攸宜天不能奪　冬日主藏夏日主長動靜有樞卷舒無爽　冬日宜溫夏日宜清蕭然一啟陰陽不爭　冬日人愛夏日人畏愛畏何加吾道而貴　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與物無競人自相忘

六月

初一日

問既無知人之明又乏容人之量當以何法处之曰

不知人咎在不知言孔孟固言之矣不能容人咎在不自反能自反則無不可容之人矣凡事當慎之於始不可徒於事後自悔也

初二日

寄夏賢劬書丁 轉贈夏是春閣往見登名士之壇者儼若〻偏遊於末坐人偏親就劬不離於登壇以名士登壇方於祖德有光屏除陋弊一洗下 惟是所屬也老夫雖耄日無荒飲食猶然如舊賢劬母子應爲一慰

是日獨孫抃歸

初三日

報蔡嵩霞乃來　違教慕言稱服二十年老親翁儼然作名世事業偉以八十歲尚視息人間且承雅誼惠存故人誰謂古道不在今人並聞孟蔚久在蔣中此兄篤摯愈久愈令人相念老親家亦可謂久而能敬矣

初四日

報鄧孟蔚　往明足下之談別山並後果轟轟烈烈作一奇男子足下掀水鏡哉言別二十年矣兩地萍踪不堪細詢今幸得相聞燕楚秦隴猶之比鄰

亦幸矣哉

初五日

語云你歸湖去我歸山大家閒事休管斯言也將為我輩下砭不獨閒事不可管即閒文字當少做閒言語當少說八十歲尚不警省更待何日

初六日

跋陽聖類編外紀後　世人之所喜談者怪力亂神也聖人之所不語者怪力亂神也日用飲食之常子臣弟友之事美大聖神之蘊畜於斯隱顯之感靈振耀今古亦祇是生平信義見色從行謗已甚

進之以至於聖神之域役後之精爽不散感應之事自有之然闕聖之所確聖入廟者不在乎此諸君輒奇乎闕聖於衛是從觀乎闕聖也子之不語者謂譬之從亂人意闕聖讀春秋識大義定不願多此曉曉耳

初七日

讀歐陽集王武恭爲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料恭罷樞密使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士大夫服公爲有量彼一

言搆隙相讐無已觀武恭甯不愧汗耶武恭名德用字元輔其先常山眞定後為鄭州管城人

初八日

王生洲與劉孔昭素相與洪光時孔昭評於朝生洲疏糾其無人臣禮後孔昭謂生洲曰不意君出疏糾我生洲曰素日之交私情也今日之事朝廷大體豈敢以私情而廢公義乎生洲孝弟婣睦之士吶吶若不出口臨時卻能進言尤所剛柔而國者與

初九日

問廣居正位大道從來居之立之行之者何人必何如方能居之立之行之也曰此箇居人人可居而人不能居此箇位人人可立而人不能立此箇道人人可行而人不能行堯舜禹湯文武所謂得志與民由之孔孟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具體而微者道未大光各得一體者竊其一隅然一日至焉一月至焉則至之時即所謂居之立之行之之時而微有斷續則又曠焉仆焉而逃焉者多矣須終食無違嵗之於造次顛沛方能止而不遷確乎不拔坦然無礙生安學利困勉皆是用此件工夫不

知用工者不足怪有故毀其居戕其位喪其道者則謬戾甚矣

初十日

人生而以丈夫稱亦貴之矣丈夫之所以貴者以仁爲之心也大丈夫純以仁用事故不淫不移不屈小丈夫無得於仁故血氣用事而悻悻然見於面若賤丈夫則良心盡喪而目全非故乞墦登壠無所不至以全失其所自貴者故賤之也丈夫而以賤稱則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十一日

日月麗於天日月即天之心也心麗於人心即人之

日月也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而聖人之功與

天地爲配日在天上心在人內便是以天自處今

人不見古人月令月曾經照古人亦見我與古人

同在照臨之中矣象山見時輒慨宇宙是一家人

學者不能於此處領略識趣終是身間行事終是

齷齪焉得爲命世之士

十二日

先考易簀萬曆乙巳至今五十九年矣　別我嚴親早欲用詩招鳳

雨暘寒燠天時水土無常運復說與州是故邱坤亂

文皇帝自口外小興州滅鄂爾從今蒙古界
家拱城及十五年失考之靈夏或亦依仿於此乎

十三日

關羽論略　世之論侯者多囘護其生平之短而皆
失誣人之姦歟謂侯不必然侯之所以爲侯與侯
之所以爲聖人神者短處皆是其長處正不必護
彼敵人各爲其主各思成功又何嫌於其爲操使
張遼探侯使侯當日內懷歸劉之志外偽附曹之
言操可欺乎不可欺何以能長征遠竄婚屬使驛
若已甚然哉氣勃發目中無權孫何職揮荆州諸
將糜傅等皆小豎子耳侯安得著意撫之侯抱忠

負義過於自信故雎遂戲書曰衆稱矣一無所疑種種於人事未必請而於天道固可質也侯自無疚人何與焉若夫成功則天也武侯之五丈原武穆之朱仙鎭不能稍決於一時茲令渾涓於千古又何致恨衆遂爲兒戲哉按服穆之論武功不成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蓋傷侯之死國而志未伸也岳飛謚武穆與其意同後世以爲忠謚殊乖情理此不可不辨

十四日

或問謨高厭薄儒生嘗欲解其冠溺之後儒稱其在

光武上唐宋遠不及何止曰漢高之所用者豎儒耳若孔子儒行解所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容貌有如此者其備預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其寬裕有如此者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種種位置備自是天地間偉然之大丈夫漢高若遇其人方將學焉而後臣之留侯且避席敢溺其冠乎

十五日

宋兵部侍郎王祜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後其子旦相眞宗十有八年爲名宰相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名鑑

[illegible][illegible]人禍之所自信為必有三公者若持左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齊僞旅律中之言甚禍之應[illegible]代有實

德所行於禍多者深故謂天道福善禍淫學自不

爽若謂以已之有德而必後之果與則誣甚矣

十六日

客有豔羨古烈士之輕生者余曰長生不足羨輕生

豈足怪者而死則失所以謹身矣孔子曰人有三

死皆非其命也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

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

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

不量力者反其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
昔貴山於輕生耳長生必流於元輕生必流於俠
君子知無取焉謹身以俟命而已矣

十七日

謝葵見寄信在江村與爾師論目前親友爾師所
最心服者前惟范太公一泉後惟愷陽先生耳
因貴大父閑情無間然矣若遠宗夏孔淵劉蓍周
王若淵俱有可進日前見君陽雖各有見長之
處亦不無露猜之時轉盼間恐求此等人不可得
皆教人如雖人之根本古以孔取士能於此無愧

便可謂士矣如鹿太公戍守杜公濟江內外旌禮
公敎鄉閭自父祖我公皆於此無愧近可公望則
真其人也漢有孝弟力田科爾等只讀書明無真
是真學真士孔子曰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教
吾恥之今日教爾等以孝弟力田幷以孝弟力田
望人此老夫不負燭光之至念也

十八日

問後進之士亦可有列六行之中者乎曰有之固考
之實近鄉新姿之俛巽遲客拔之孫備九皆以孝
弟言行不苟惜乎盈亡同儕固未得悉其人也其

餘諸子或以孝弟稱或以婣睦稱或以任卹稱且有以節義文章稱廉靜寡欲稱種種不乏但恐不能遷之不移漸圖充實間聞有有初而鮮終者矣是在二三子勉之於學日有知而月無忘則厚幸矣

十九日

與毛會侯　前委爲訪畫選君先生題一段久附數行未有便寄非敢忽忘也今附上週學人多疑仕優而學一語謂仕無有優時若見爲優則滿假之心生矣翁謂仕固無一事而非學也無一時而非

學過正於事有賴乎之處倩有靠白之意人多稱
糊而設偏旋刀洲者見稱仕之優耳荒江窮僻
緊劇之時而不廢學則其榜樣道翁治狀遠邁
貼服不獨字下所稱仕優而學者非耶褒遜無辭
抵掌一談臨楮神馳

二十日

鬼神生死之事夫子於由賜言之已悉足破流俗之
惑然流俗之惑自不能破也因為里言用志警醒

垂髫立志脫風塵老至依然尚認真錯足便成
千載恨回頭那許再來身欲知事鬼須為鬼見在

作人只論人覆載照臨無兩域一遍體悟一遍新

二十一日

育友語予曰公從遊士某未盡識其人敢就其所知者而質之正廓何如曰敦倫之士白首不失爲赤子問厲磬曰癖好山水詩酒自娛問伯巖曰事親孝兼其弟知畏友再入官南求退問易闇曰以其孝成父之志[illegible]能成其弟問于度曰事不懈之稱[illegible]無違言四十年老貢士孤苦不諱一官闇淮陸曰善處事而能以悟退爲心問崔經曰可同處患問保汝曰能鼓勵人商學問晉仲中之曰爲樸

文則逆閹之罪糾叛藩而討之問子新督之曰輕
財熱心名義事關播斯曰念二親謬死亦不應說
于試建上二十餘年不再發問扶陽曰恭謹與相
兄無間言問仁甫曰事先文中謂中與勝不移曰
不拂天理不違人情問治堤曰孝勇力田問天普
曰藥靜寡欲問賢臣曰有裁不泪沒於功名富貴
夫曰通而不窒可與共學問君與國無曰二字忠
節門下士守忠節之志者是在二字

二十二日

謂保汝曰甚矣知己之難也孔子厄於陳蔡子路謂

不見信於人子貢謂少貶於巳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非顏淵則孔子無知巳矣顏淵食埃墜子貢謂爲竊飯孔子曰回必有說非孔子則顏淵無知巳矣甚矣知巳之難也顏淵死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非虛語也

二十三日

問漢昭烈伐吳報壯繆之仇子龍謂魏實漢賊兵宜先魏孔明亦主其議昭烈竟伐吳此舉與當日皆是也孔明相也子龍將也將相爲國自有公議昭烈於壯繆雖屬私情然自桃園盟心終身一體誓

死難一則昭烈之義實此爲大其先與也亦彰之所必至也雖敗而心無憾孔明于此固已遙揣照烈之心三人各成就一個是而已

二十四日

語保孩等曰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尚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古之意然後可以尚論千古之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然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爵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其忠其孝之尊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由學既千未可輕飲否邪

一十五日

問孔子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此何說曰道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命其同與此同與不異否曰道

渾淪無名自乎分天地分地實分人至分人曰命

始周於人故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人各受

陰陽剛柔以生故曰形於一也中和二語以微之

曰天命之謂性猶是夫子之旨耳然命與性同時

並賦孟子謂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於夫

子哉易曰盡性以至命性原可以自主而命仍屬

之於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二十六日

得蔚州趙恬如事一則 八取 錢灃集

二十七日

王翔九宗譜 客有自遠來者舫行請數言以爲服

書之趣予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客領之

問孰可稱知味者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

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孟氏其知味者乎請益曰誰

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客領之問孰可稱由

道者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孟氏其由道者乎客艴然有

嘗自向來自以爲知味而不知飢渴之害心自以爲由道而不知此心之茅塞轉甚乃今而知吾人之日用飲食出入動靜皆天地聖人之秘藏僅僅飲食云乎哉由戶云乎哉[illegible]然踴躍而別期九了年友翼聖之孫嗜書教行數月之內所適于問学須行案書即以與客語者遺之[illegible]踴躍嘗倍於客聊以此爲驪歌

二十八日

問孔子說夏禮說殷禮以至聖之明睿豈足取徵於世如何又借文獻於杞宋曰一代有一代之典籍

制度一毫己意增損於其間便是自賢自知自用

自專聖人豈敢

日講錄存卷之十九終